



叔  
三  
日

上卷七十五則  
下卷七十八則



放言卷上

栖清山人王侃著 第六子諒校字

託乩箏勸人詞意鄙俚不足責其稱謂不倫如以文昌爲文帝關侯爲武帝皆足使人噴飯然無怪也自漢而下封諸神以將軍五等之爵而王而帝皆以人之所榮加之於神豈知封以王侯是儼然以天子臨之帝則混於追尊先代否亦契丹帝晉金人帝齊之例何足以示尊崇至於天后天妃則竟以神女配之於天尤爲無禮

巴山七種

放言

一

明萬曆二十三年從道士張通元之請進關侯爲帝以其廟爲武廟是直以孔廟爲文廟矣文武廟分稱相沿至今士大夫不覺其非惟明世宗嘉靖九年去孔子王號稱至聖先師國朝順治十四年以後著爲定稱不失崇奉之禮故諸神生前有無爵位悉從其舊爲是加之謚號亦未至於失禮如關廟神牌書漢前將軍壯繆侯改謚忠義加謚神武仁勇關侯之神位旣不失其輔漢之心又可以昭尊崇之意斯爲兩得

右文昌之稱帝君以爲張亞子耶何以主士子  
祿籍以爲斗魁戴匡六星耶何以封及三代列  
之祀典僅據俗傳化書何以合聖王制祀之義  
甚矣禮臣之陋也

三代學校無儒之名漢劉歆叙諸子分爲九流  
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  
曰農葢其時雖當表章六經之後而學術猶雜  
故以儒與諸子並列今則純以儒術爲治其學  
何庸復別爲儒而府廳州縣教職印記猶曰儒  
巴山七種

放言

二

學若與醫學陰陽學僧道官同科皆襲前朝之  
陋而不覺也

金明昌中詔令迴避周公孔子名今 功令避  
孔子諱讀孔子書欲避其諱對君之言易臣字  
他人名之者易子字其自名或吾或予或我皆  
可以代乃通以某字代之某者泛言事物及稱  
人不名之詞自稱與他人稱之皆不合對君則  
嫌於自諱時俗之不論文理如此

舉人授八品京職教職者例服七品補子不知

者見而效之一倡百利而八品補子盡廢未入  
流捐級請補人封得服九品補子由此而未入  
流補子又廢僭亂制度習見不以爲異世風之  
不循禮如此

春秋卿大夫國有戎兵爲將爲佐戰國以來文  
武遂分自秦漢至五代重武輕文自宋而後重  
交輕武相沿至今時平武職惟司訓練無勢無  
力提鎮亦屈禮於州縣將領以下均務謙謹習  
儀止聰明者學書吟詩冀不爲文職所輕而文

巴山七種

故言

三

職視之蔑如也一旦有事文武分領兵勇彼此  
乃務協和然文不知兵武不敢戰遇賊皆相率  
以走且飾其詞入告同邀功賞一心一德愛命  
愛錢賊日猖狂不知伊於胡底也  
文人遇壯健者傲睨之輕爲武夫武夫有問不  
能答也更有自命道學欲窺聖賢門戶直視孔  
子爲方巾大袖瞑目危坐者嗚呼力翹門闕足  
躡魏兔者何人誅少正卯兵萊夷身首異門而  
出者何人不能有爲世何貴有聖人哉

管子天下才舉齊國之舊制而更張之亦事勢不能不然諸葛武鄉侯自比管樂而治蜀雜用申韓亦因時度勢不能以管子治齊者治蜀也今天下積弊種種非大舉更張不能爲治謀國者但知隨事補苴取財於民不顧政體何未慮及將來也

秦始皇時納粟千石拜爵一級漢文帝時入粟六百石四千石萬二千石拜爵有差司馬相如入貲爲郎崔烈入錢爲司徒皆今日捐例之始

巴山七種

放言

四

然曰納曰入其言猶順今戶部執照曰某人捐銀若干兩自下捐棄而自上取之不知成何政體況屢次諭令停止不移時又請開捐似舍此不足紓患者今因報捐者少減其數以相就銀八十兩卽准作爲監生較前明生員納粟入百石准其入監讀書者何如也

古人之戰以矢石及遠今則惟恃礮銃以壯聲威然至煙氣鬱然不能見賊無論難以命中恐賊近不及再實藥丸連環銃不能施於崎嶇之

地排銃擊賊卽發無不中再實藥丸及著引藥之時長矛短劍已及其身况發火三次銃熱不敢納藥耶大礮重數千斤者子重數十斤行空中較遲高下不能必中中亦當之者死伏身於地子過固無恙也故一礮之發多者斃七八人少二三人惟攻城可碎城探飛入城中可破數間之屋然輦運匪易一發之後賊若撲來反以擊我故吾謂自有礮銃而軍械不修且自有礮銃而天下遂無真戰

巴山七種

放言

五

頒勅惟行於督撫州縣邱牀之上虛爲勅書官莫之問亦漫不識爲傳勅其中究作何語徒循陋規不達政務貪酷者激成禍變而莫知所由良可慨矣

城所以保民民皆徙避責以守城賊已屠城責以克復不知空城何用防所以遏賊使不能逃於勦不能勦賊而遠爲之防幸不入境豈境外非我朝之地耶况賊至之處防兵多潰何不以防會勦人衆則膽壯加之以謀滅賊必矣今

賊好謀謀無不勝爲大帥者何不效賊一闔兵志廣採衆議以與之角而徒恃礮銃且不知賊帥爲誰賊主爲誰但以長髮賊名之抑知行兵以閒謀爲要乎

大錢與鈔使二十年前行之必已流通今日猶復遲遲可決其不能行蓋民心未定且有持鈔易錢而復易銀者凡事之不可失時如是

封贈祖父推恩人臣之典封神已屬不經而又及於莫識其名之三代且文昌亦有三代其究巴山七種

放言

六

何說意在媚神不知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近代禮臣之陋第以有所率循爲事尙不就知道禮者問之

軍中奏報當使山川形勢戰攻守禦一一如繪闕之方能明了今文多冗闕界畫不清勝敗之情形難知又烏知功罪所在雖磨墨盾鼻之時不必過責然事關賞罰何不選人爲之也

國初征服蒙古後內外分隸八旗置官統之故

事 駐蹕熱河蒙古王貝勒來朝 賞賚



甚厚今不能忘 屢朝覆育之恩請輸軍餉  
而其數甚微能無感歎安得不足人意之桑宏  
羊劉晏輩生於今日也

宣廟諱下一字當時 諭令郡縣名犯同者

不必更改足昭 聖度之大今日必當敬避

所以安臣子之心乃禮臣擬定更改之字當道  
者引 祖宗朝及 宣廟上諭寢其事夫

郡縣避諱改名歷代多行之者不過鑄印局多  
一事耳有何違礙必欲使君父之名常寓臣子

巴山七種

放言

七

之耳目是誠何心今部文定以甯字爲代文意  
亦不明了不識於郡縣之名何如時事每多類  
此言之能無慨然

祖宗成法不可不遵然人事隨變法亦當因時  
而變天下大局數十年前已多可慮當事未嘗  
不知而不敢言卽言之亦不敢任其事今則欲  
守成法而不能矣然皆隨事補苴於大局全未  
籌及二百年養士何竟無救時之才也

屬員訐告上司有罪是上司可任貪污匿名揭

帖有罪是奸民無人告發可任橫暴不察事之  
虛實而惟誅其用心下情何能上達也

揚州之域田下下賦下上上錯今土田如故而  
賦重於天下且加漕米蓋自六朝以數州供度  
支南宋復增歲幣易代視爲固然也然民力不  
紓豈可謂積重難返余議均賦實平情之言惟  
恨不能上達耳

考古碑版唐宋一州之地文武官多至數十疑  
其徒爲民累然事分權分未形偏重今卽一縣

巴山七種

放言

八

而論校官終年無事縣丞文管水利或兼批驗  
大使幾不知丞之爲丞究屬何事主簿巡檢分  
駐與典史同司捕務駐防武弁則專城治劫盜  
又皆無權一切惟知縣是聽而知縣則無事不  
屬才力不給烏得不粉飾以避處分利於己不  
必利於民民之爲亂有由然也

合抱之木不能無數寸之朽徑寸之珠不能無  
微類之嫌有一法必有一弊惟當權其弊之大  
小小弊而大利苟得奉法之人卽成一時之善

政若欲永永無弊雖周公不能況言其弊而不能使其無弊惟不變法而後可惟視天下不可爲而後可

敎職就文職中別而言之統京外各敎官在內今貢生就職於敎職中只准就敎諭訓導而吏部給發執照別之曰就職就敎敎非職乎敎諭訓導可盡敎職乎思之可發一笑

保舉不慎有罪非素信其人不可然人心迫於時勢而變烏能保其終身余謂不能禁人之不

巴山七種

放言

九

變可以自禁其不變責以自保而重其賞罰廉能者欲有表見貪庸者時存警勉自督撫至於州縣人人如是積習不患難除命將選卒尤以此爲要著毛遂自薦卒定楚盟豈非前事之鑒果行此法而天下不復太平吾弗信矣

事交部議原示天下以公而議者各懷私心凡不便於己者雖法良意美皆以爲不可行是公適所以濟其私安得國爾忘家者時爲

朝廷

計利害耶

官以治民今日之官似不爲民而設選補必符舊例委署亦定章程恐其苦樂不均酌爲調濟之法調署期滿則又更移上司以此爲公人才賢否置之不問而州縣官相見亦但問地方之肥瘠應酬之多寡從不計及民生利害民或愛戴留之不能民所怨謗去之不得一到地方但知搜尋陋規不顧民力艱難桐梓之跣戩錢今日何如天下類於跣戩錢者甚多僥倖無事終非長策也

巴山七種

放言

十

詔書屢下而宰牧不務撫民自漢以來歷歷如斯足見親民之官非慎選而時加糾察斷難望其盡職况積習已久甘爲庸碌簿書訟獄之外惟知揣摩上官意旨試問人孰不愛身家甘爲變亂非貪暴激之於一時卽因循釀之於平日治亂之機全在州縣宋神宗云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然則烏可以其秩卑而使庸庸之衆碁布於天下也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不勞心不勞力而反多得

錢者惟長隨耳然財多命不能載淫博洋煙之外宴會同輩水陸備陳且用燒烤當國用匱乏民力艱難之時使小人恣意縱情如是錢何自來可勝爲之浩嘆

金章宗國用不足割行交鈔元初設提舉司印鈔以絲爲本銀五十兩易絲鈔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以故其法易行今官粟滯不能行何不變通其法但不可如元初之大濫耳

言及國事無不忠義奮發感慨唏噓而勸捐等  
巴山七種  
放言  
十一  
事則皆欲嘗其一變蓋謂人人如是我亦何獨不然此今日之時勢也而當事者無術挽回豈聖聖相承以來一際時艱不應有國士乎詔舉奇才異能山林隱逸何至今不聞薦舉有人也

自英夷內犯以來民不畏賊而畏兵兵則畏賊而不畏將龔少蓮借箸錄言用兵多中機宜惜大府不能用撮其大旨云今日爲將不須殺賊當先殺兵殺兵之道使其共立罪格應死不赦

則其死也衆殺之無慮衆畔而又畏罪不能不奮勇殺賊其言與余所論吻合誌之以見天下未嘗無同心人也

今署中主文案者稱刑名朋友遂謂其學爲申韓之學申韓之學如是乎余謂必欲文其名稱不如曰治法家言爲近頃閩邸報御史范承典甚詆此輩請飭試用州縣讀律以杜其舞文爲弊消長乘除之道固應如此然以時勢計之未必能行何不將大清律生員講讀律令

巴山七種

放言

十二

一條申明及之東坡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而况止讀時文耶

耶律孟簡乾統中遷六部院太保處事不拘文法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姦倖非聖人致治之本旨哉言乎今日官事大小無不循例雖賊圍城急馳書望救而領兵者以未奉文爲辭直視其陷沒而不之援以致賊日披猖也

本朝開拓西甯西藏大小金川置兵戍之二百

年來絕無邊患自度支匱乏議者遂謂先朝  
務於遠畧徒竭內地之財不如棄之閉關自守  
豈知當日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况屯田之外歲  
額兵餉其賦稅已得數十萬非盡仰給內地又  
高宗諭川督文綬平定西陲以來酌減沿邊防  
秋兵馬及酌裁各省駐防漢軍糧餉馬乾等項  
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年節省銀九十餘萬兩  
云云合中外計較豈可以廢前功若棄之不守  
人無控制能保其不爲亂乎襲前人陳說而不

巴山七種

放言

十三

請時勢事何能行余謂再欲節費惟有盡改屯  
田然必出之以漸乃不致生異心耳

韓昌黎陳言務去指作文而言余謂今天下必  
掃去陳言而後可望太平蓋人人蹈常習故所  
言無非循例之言而靈性不發偉識不生又復  
各營其私不顧大局嗚呼濟世何人吾旦晚祝  
其早遇矣

服物采章以表貴賤然異代則改異域頓殊一  
時一地之榮何足爲重今飾功冒賞冠多翹翹

藍翎倍價而不可得貂可續以狗尾此則將何  
爲續當此之時猶復奔競營求抑知無賊之地  
固可拘項自雄一旦遇賊懼爲所識又將拔之  
惟恐不及乎  
古人法有未善可以引經爭之今讞詞惟准援  
例與解四書必遵集註章句無異事歸畫一固  
可免於紛歧然守固陋而不探尋其源恐不皆  
於情理允協也

制誥文體貴於莊重謹嚴宋人或入以俳優語

巴山七種

放言

十四

逞憤行私雖運典巧切終乖體製紛紛報復尤  
於國體有傷今擬 上諭不用四六尚未敢

於如此然 誥勅之文旣曰茲以覃恩封爾

某官是臨其人之詞乃接曰錫之誥命錫之勅  
命之字何指指 誥勅何不曰茲指其人則

前已爾之何忽舍曰爾而曰之耶况之字或指  
事物或指他人未有對其人而呼爲之者翰林  
諸公文字卽此可知謂相沿已久不可妄改此  
豈亦有定例耶



讀書原以致用書果無用讀之何爲今將帥不知兵畧州縣不明吏治良由未嘗讀書不知書之足以益人才智果其有得於書古法今法變化靡窮奈何時事艱難不一留心於古之撥亂反正思其何以制勝何以弭患也至於俗學讀詩不識鳥獸草木之名何足與言讀書哉

國家開創之始因時爲治一切多從權宜繼世謀國不及遠大前後因循滋弊益甚遂爲無窮之累歷觀前代往往如斯我朝漕運由南及

巴山七種

放言

十五

北以運費準之採買之價其多何止十倍徒飽官紳吏役衛弁漕丁之橐而歛怨於民又邊省地丁稅課不敷支放仰給他省且不解自近省而遠及萬里而本省應解他省者仍循其例不准扣留宛轉程途勞費不計古之治天下者制其地之所入使各食其土之所宜而已不善爲計徒執法祖之說當此漕運不通兵餉不到其如何建議於事乃有濟耶

嘆咭喇內犯時將怯兵逃伏莽遂有易視官軍

之心今羣盜蝟毛而起官軍畏賊如畏噴夷雖有忠義捐軀如烏都統江巡撫諸人於國何補良由將帥素無方畧又皆驕貴不肯下人初爲無不欽差大臣者文職三品武職五品以上乃得進見豈才智大小視乎官之崇卑耶庸懦誤於國二百年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之兵自挫衄於噴夷日形孱弱此魏默深與聖武記所爲作而懷奸逞私轉盛爲衰者猶得保其要領以破又將帥所以但知畏賊而不畏法也

噴夷小島之國若非人心齊一發奮自雄安得今日之盛然所控制各國皆懷怨叛蓋其始倉卒不及拒戰俯首稱臣權利皆專於彼無可爲計然其留鎮之兵噴夷多者不及二百人少僅數十人餘皆調自各國各國鎮兵亦皆如是人情無不各懷鄉土得如班定遠者出使各國暗諭其國王說合他國鎮兵同日殺噴夷至盡送之各返其國無不樂從不費兵戈使彼數百年經營隳於一旦而又共攻其國有不殄滅者乎

今乃糾合米利堅佛蘭西鄂羅斯各夷船同泊天津主謀要約數十條且欲與中國抗禮無人

不爲憤憤聞僧王沈其數舟快甚快甚知彼知已百戰百勝今行軍者但知賊有東王北王冀王各僞號而不識所奉者誰或言其同向一木偶起居疑爲耶蘇之像木偶何知猶奉之惟謹天語諄諄而文武諸臣各營其私置國事於不問豈不有愧於賊耶

農人蕭興禮趁墟歸聞其父與弟同毆人死恐

巴山七種

放言

十七

父抵罪急以鋤斷死者之首雨夜自首殺人官知其情亦弗深問遂以其詞具獄臨刑無悔觀者嘆息有爲之泣下者余謂是獄當諱得其情仍別首從科罪豈可以願代父死欲成孝子之名遂如其言而釋死罪以曲國法卽興禮痛父之死自戕其生猶可爲請於朝以旌其孝奈何不論其應抵與否將天理人情國法一併抹却耶方今盜賊如毛冤死者不知凡幾何愛於興禮一人然興禮知愛其父使得仕進必

知愛君而不爲一身一家之計以是人而忍殺之將何以處不如是人者

花翎乃孔雀尾集成今賀人得花翎曰冠飄翠羽孔雀非翠其色亦不似翠曳於冠後翹然而直又不可言飄乃彼此襲用不覺其非雖草

制誥亦然不能狀物並不思其名實乎雖然徒取色澤不顧文理南北朝以來往往如斯又何怪於今之世也

執筆行文所以達意不但不能達意而並無意

巴山上種

放言

十八

可達徒將古人陳言顛倒分合虛籠旁觀欲吐還吞將近忽遠作種種醜態爭術伎倆而猶以爲代聖賢立言聖賢之言尚不明了而待此乎又況登第之後日寫官版楷書得入翰林亦第以詩賦了事今世所謂讀書人者止此不解韜鈴不明治術而又拘於宦場習套庸庸自甘安得賢豪接踵將此輩束之高閣也

祖宗朝懲歷代閹寺亂政之漸內侍惟供奔走迄今御前給役者皆布袍褂雖隆冬不盡

得著皮袍而州縣家人獐狽貂狐彼此相銜無  
論禮制不合亦人情所不平也

州之名最古唐始置府宋代人君龍飛之地必  
陞州爲府今改嘉州爲嘉定府達州爲綏定府  
胡以雅州叙州夔州三府猶然存州之名今制  
府統州縣府矣復加州於其上於名稱爲贅爲  
不順天下以州名府者甚多奏請改定亦正名  
之一端也

今人讀經止取入股中可用之語其他概行刪

巴山七種

放言

十九

削故坊開刻本多輯要約編等名目欲得三禮  
三傳全文亦難孔子敎人由博反約今先守約  
無怪乎識見不廣且以入股故而割裂諸經諸  
經亦何不幸至此也

由附學生員補增補廩以次貢入國子監約在  
二十年內外何其難也今報捐監生銀八十八  
兩六扣僅銀五十二兩八錢每制錢千五百文  
抵銀一兩上兌加以買鐵錢買鈔票以時下錢  
價折銀祇捐銀三十餘兩即可與恩拔副歲優

五貢一體鄉試則又何其易也乃定捐例者計不及此而使村農市儉目不識字者皆爲監生其不可歎也乎

刑輕則刑不足畏賞濫則賞不足榮今軍營保舉紛紛大都所私互相援引之人又多造發功牌臧獲隸役皆得六七品頂戴且有保文武職官者雖功名出於亂世然必有功而後有名無功之賞功牌僅值數緡烏足以昭鼓勵天下何時能太平也

巴山七種

放言

二十

州縣職重理繁非有才能實心任事者不稱其位今欲求賢能之吏何由而得卽有豪傑之士不甘庸碌殫其心力亦止能緩靖一隅天下之大皆牧令所治撫馭無方是以盜賊蜂起故必有法使各盡心於民乃可盜賊不起也

本人情以定法合法令未善猶當改定乃奉法之吏惟知不敢亂法而不務合乎人情夫律例有定人情無定屈人情以就例是不能得例意例反有害於治也其亦不知變通也已

羣盜如毛兵單餉絀無重賞重罰以一軍令雖實心任事而恩威不行亦恐難於滅賊蔓延未及之區或有伏莽繼起不知何以應接安得上諭飭令州縣便宜籌餉練團務期能保疆圉果能敗賊賊不敢入其境卽

予于世襲

勅書其有土匪猝起而能登時撲滅者量功大小或給世襲或擢職加俸仍治其地不遷他所如此則州縣官以守土爲利必能竭力盡足食足兵使民有恃無恐得漢魏郡國並建之意

巴山七種

放言

二十一

而無唐世藩鎮之患此亦救時良策也

寶鈔官票以之易錢則可以平銀價以之抵銀則錢益加多銀價如何能平以千五百錢抵銀一兩上指意在欲平銀價今銀價益高而章程不改復准搭鈔五百鈔不行於民間五百錢之鈔僅值二百餘錢報捐者以銀二錢餘易錢易鈔卽可抵銀一兩是鈔之行損在領俸各官其益專在捐生矣加以六成報捐二百餘銀卽可以從九品未入流指省分發無怪試用者之闐

衢隘術軍需不足誠不能愛惜名器然集腋輸  
納惟能欣動宦途中人民間不知作宦榮利雖  
積貲捐部郎外道有餘亦祇以二十餘金十餘  
金報捐監生及從九品銜其又何法可使其躡  
躍報効也

多事之秋督撫宜延攬人士招致賢豪講求保  
疆破賊之道凡奇技異能有益於軍陣者皆不  
可使資賊奈何瑣瑣是務不計及於籌餉練兵  
雖札飭練團今日之團豈可爲恃恐一旦賊至  
州縣官不免如劉靜謐所言臨小利害卽有飽  
則颺去之思也

巴山七種

放言

二十二

今日之勢宜尙功右能使人人思奮同力挽回  
苟再循偷安故習干戈不息財力不支何以能  
成中興之業孔子政刑德禮之說若在今日必  
以政刑爲先聖人相時立言斷不執有恥且格  
之爲上理也

蚊蚋嚼膚再三撲之不中飛去復來不至於死  
不已勇哉蚊也今將帥士卒曾蚊之不如豈不



可嘆

四川各廳州縣缺分上中下三等三節兩壽所  
謂五規者各視缺之腴瘠終歲營營以五規爲  
急一規不到憲意已不能忘二規三規不到雖  
未至於參革亦有撤省之患上司之意以爲此  
本出自地方並非索之於汝而吝惜如是詎非  
貧恩長隨聞之亦以所得之財出自地方雖累  
貲巨萬未嘗以爲主恩一官也上司責其負恩  
長隨忘其有恩一地方也上司五規出於是長

巴山七種

卷二放言

二二

隨分帳出於是宦囊之飽亦出於是而額徵地  
丁尚不能足官俸兵餉之用不識 國家何取  
乎有此地安得以此數項暫輸軍餉也

今御史分道之外每省復設分巡道員而所謂  
分巡者並無巡行之實不過安坐以收五規經  
過之處收受所屬程儀而已蓋州縣刑名事件  
由府直轉按察使錢穀事件由府直轉布政使  
或有通稟其批詞不過云具稟已悉仍候各憲  
批示遵照辦理可也然則此官之設何關事理

不過爲庸人養望而已

用兵之道因勢爲變貴有悟心苦鄂王不用古兵法而暗與孫吳合以爲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鄧偶樵曰人誰無心而問陰符於黃石哉今之將帥旣不一讀兵書又不欲集衆謀而惟飾敗爲功與附己之人同邀官賞用兵數載賊之情僞茫然不知如此將帥雖謂之無心也可

合六國之從易散六國之從難而六國卒易散者各懷其私不顧大局不慮後患也今之大局

巴山七種

放言

二四

何如今之人情何如識時者憂之巢幕之燕方以爲樂也

古人所言切中今時之弊者甚多輯其至要及補救之術上呈 御覽如宋臣進陸贄奏議故事一以見古今事理相同一以見言非出於私意豈不優於條陳時事而親貴大臣下至給練無一人爲之者豈非其不學無術乎

朱買臣張鎮周皆守本郡范文正公守蘇州韓魏公鎮相州徐麟知蘄州均未見其私礙法不

能行今循明例本省人不得官本省王豐川言  
其十弊而救以南北中三單限其道里其言不  
行吏目典史各微員攜家數千里俸廉幾何瞻  
養家屬復欲償債安能禁其擅受耶

取人原以爲政取不通政治之人而又守明萬  
歷以來掣籤之法是不計及民生利害而但冥  
冥而行望其不蹶也今賊棄城而去則報克復  
保舉動數十百人又捐例減數試用者以百千  
計官多缺少不無壅滯之患惟行陸清獻以鼓  
巴山七種

放言

二五

舞爲疏通之法使各督撫於郡縣有司及候補  
人員之賢者越次超擢並察在籍候選可用之  
人送名吏部越次銓選行破格之典於循格之  
中俾英流得及鋒而試庶人情鼓舞不形壅滯  
亦不致失人才也

貢禹言官奴婢嬉遊無事徒稅良民以養之宜  
免爲庶人漢制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  
百人關內侯三十人今州縣長隨多者過於漢  
之列侯少亦過於關內侯官民皆受其累何不

照軍營督撫以下所帶跟丁之數定以限制並  
禁服飾不得踰僭違者參處本官庶章服判然  
人無所歆羨於此輩游惰之民有立志矣  
大吏不務其大士民訐告本官立即撤省而又  
不行查辦撤省者眾怨望之餘歌謠誣詆不識  
成何政體于清端云訐告本官者留其呈詞不  
批不發撥實其事而以他故劾去之官之罪狀  
取之羣議而無隱匿參劾之權專之於上而不  
顯恃乎告訐信乎名臣識見超出庸眾也

巴山七種

放言

二六

生員不得上書凡條陳時事者都察院先使人  
監押查無違悖字樣乃敢代奏所陳礙不能行  
得 旨免罪乃予寬釋否則遞解原籍交地  
方官嚴加管束層層阻抑無非欲杜倖進然天  
下利弊非畧有知識者不能明晰非有憂國之  
心激於眾人墨壘亦不肯冒昧上言必以爲意  
在倖進恐不盡然况有識有膽其才或有可觀  
即使倖進必勝於庸庸在位者是倖進所關不  
過數人以之蔽其耳目不欲知天下事所關甚

大張補山以此草職州判卑官不足惜其才其  
識可爲嘆惋或言魏默深恃才傲物其才保海  
疆有餘而官僅州牧可想見其鬱鬱今二人皆  
老餘則無書可上之生員一念范希文作秀才  
時卽以天下爲己任益不能不慨然於今之生  
員也

村學童子其父兄不過望其畧識字義以供應  
用授之以經又不爲之講解一二年廢學後茫  
然如初何如今其先讀

聖諭衍義與之講

巴山七種

放言

二七

解使其自幼明理先入者爲主此事所關甚鉅  
欲盡教養之職者示知四鄉公便考查教讀得  
教官周行一遭畧示賞罰則境內童子無不知  
仁皇德意雖其父兄素行橫暴亦可浸淫  
聖化而少犯刑章奈何獨於朔望奉行故事而  
不思教化之源實在是哉

賊擾九省甘心脅從者皆游匪及無業之人而  
民心不變足徵  
列聖深仁厚澤洽於編民  
有濟世之才得以白衣侍  
尊俎朝夕啓沃破

除陳法足兵足食不過反掌之間悟孟子乘勢之說及民心未畔而用之滅賊何難之有

國朝傳寶藏

交泰殿中凡二十有五白方六

寸至二寸二分不一玉有白青碧三色紐有交

龍有蟠龍蹲龍文自

文皇帝以前專用國

書既乃兼用古篆與會典所載三十九之數不

合

純皇帝考定著譜且爲之記謂會典稱

皇帝奉天之寶兩郊大祀

聖節宮中告天

青詞用之語尤誕謬大祀遵古禮用祝版署名

巴山七種

放言

二八

而不用寶聖節宮中未嘗有告天事或道錄

祝釐偶一行之不過以存其教未嘗命文臣爲

青詞亦未嘗用寶蓋緣修會典諸臣無宿學卓

識復未曾請

旨取裁惟沿明時內監所書

冊檔承訛襲謬遂至於此云云又會典所載冠

服當時必由大內出以相示執筆者既經目

見何不能曲曲狀其形製而且互爲重複名稱

不倫雖各分任其事爲總裁者豈竟漫然聽其

所爲典禮所闡草草如是使讀者不知云何則

又不能選人之過也

父妾有乳則有子女之庶母矣乳之則又慈母矣而制服總三月乳母究何母也議三父八母者多何獨畧於此耶

章服無別賤可混之於貴而貴不足爲榮今會典所載品官士庶奴僕男女頂戴服飾士大夫不必周知何論細民亟宜請

旨從詳增定

通諭民間有違制者將其違制之物充公互相覺察毋得容隱曉諭十日後卽照辦理不可如

巴山七種

放言

二九

禁吸鴉片緩其期限以致合不能行如此則貴賤判然人知安分僭侈悉泯而又足養民財轉移風俗烏可視爲多事也

農談豐歉工談巧拙商談贏絀宜也士之爲士祇宜談入股乎求進取不得不習入股旣已仕矣猶不可廢之乎秦燔百家言以愚黔首今尚入股以愚黔首愚則誠愚矣其如人才不競不能以入股滅賊何

三年之喪唐虞夏商皆三十六月周制特爲之

等級今制二十七月服闋卽吉蓋誤於李唐來  
議禮者之失毛奇齡以爲三禮無二十七月之  
文其所徵引未免繁重反使人不明了茲按喪  
服小記期而除喪始易練也檀弓祥而縞閱傳  
禮而織是喪祭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  
禫喪服則衰麻而練縞而織素也喪服四制三  
日而食粥三月而沐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  
比終比終者出大祥而禫服織素以終其喪也  
戴德云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未言終  
巴山七種

故言

三十一

禮之月卽吉也漢文帝以日易月令服大紅十  
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合三十六日是其時  
猶服三十六月也唐高宗以來皆遵漢文權制  
三十六日元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意其  
時必以二十七月終服斯乃短喪之始乎今山  
野之民必滿三年然後除服士大夫於二十七  
月後絕無織素之意且扣滿之日卽換吉服親  
賓稱賀是烏得爲知禮

黃帝命岐伯作鼓吹以揚德建武本軍中之樂



今惟朝廟用雅樂雖王公邸第無之故凡樂皆用鼓吹其聲悲壯督撫提鎮猶覺相宜士庶婚喪並用不但僭禮亦太不倫矣

嚴禁賄賂之法與受同科何如與者自首免罪外照原贓加倍追還過付者自首免贓外照例加賞惟罪受賄之人誌兒言雍正四年固原提督路振揚已有此疏足見後人思慮所及多經前人言之也

大清律喪服猶用宋制竊笑纂定者之陋昨有巴山七種

放言上

三一

人談洪文襄事豈亦不去餽羊之意乎

律發邊遠充軍蓋古罪人置戍之意今重犯分布邊省各州縣以贖物放錢取息爲事殊與律意相左

王介甫欲泄梁山泊之水漑田不果其後宋江等據爲盜藪天下之不爲利卽爲害如梁山泊者知州知縣似不可不知之也

欲防後累投呈於官官爲批准發房存案人之而無案可查者房吏受賄毀之也曾見吳逆周

三年批照一紙其批硃筆鈐印發還本人收執  
似亦不爲無見也

康熙中四州提督何傳爲副將孫斌丁憂疏請  
定武職三年通喪之例云通喪制禮旣無貴賤  
之殊沿例宅憂乃有文武之別俱屬毛而離裏  
忍絕裾以減親得 旨俞允遂爲定制今軍  
中亦准穿孝百日而丁憂文職多隨營以圖保  
舉天性厚薄固各視乎其人也

巴山七種

卷之三

三二

放言卷下

栖清山人王侃著 第六子諒校字

古者父在爲母齊衰期厭於父也父卒爲母齊衰三年服無貳斬也唐武后表請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猶爲人情明大祖制爲斬衰三年是野人父母何算之義何以別於其父且何以解於爲人後者之降其父爲齊衰期繼母如母庶人妻死繼娶不俟三年隨娶隨死有連娶再醮之婦七八次者以會典再繼再醮不准給封之例

巴山七種

放言

三三

推之不宜有所區別而使其子三斬四斬不已乎妻爲夫斬降其父母爲齊衰期亦不貳斬之義何以降父母之斬而又加舅姑爲斬乎夫婦一體婦降父母之斬三服斬於夫家夫於婦之父母止服總三月不太輕乎如此之類皆於古禮未合而又不洽人情似宜酌請更定也

伏發則伏勝搜伏則伏敗氣盛氣餒勝敗轉於頃刻所謂軍機也

宋淳熙中臣僚言法之當否人所共知而例之

有無多出吏手往往隱匿其例沮壞良法甚者  
賄賂既行乃爲具例云云乾隆中驅逐部吏黠  
者止瀟溝不去果得復入盤踞如故按隋文帝  
勅蘇威牛宏定律除千餘條定爲五百條宋咸  
平中例文增至萬八千餘條仁宗命刪其繁頒  
之天下元英宗命儒臣損益風憲宏綱名曰大  
元通制豈非例文繁密必須刪定之明鑑我  
朝二百年來條例日益月增卽久在部之司員  
亦不能得其端緒當事者何不奏請將條例統

巴山七種

放言

三四

加刪定每條但摘錄其情實例意數語其同一  
情實而例意輕重不侔及轉相比况自形矛盾  
者斟酌定爲一條凡有害於良法美意概從刪  
削如此則官司分職各習一編雖初入仕途亦  
能據其情實引例定案奉法而不爲部吏所駁  
使生殺予奪之權仍操諸  
上不勝於太阿  
倒持耶

師之耳目在於旗鼓今軍中有旗而無金鼓號  
令則彼此傳呼軍行不按紀律對敵亦無陣法

事同兒戲烏在其不敗也

不以理度其是非而任意爲之臧否今之聽言者莫不如是

將軍督撫儀仗有門槍坐槍俗名蜈蚣旗者本軍中之制門槍多至數十百對坐槍止於一對較門槍加倍長大施於後擁刀仗之後霜鋒上露火蟒下垂旣足以張軍容又遇賊利器在手今軍中諸從苟簡並鼓吹無之聲容不壯覺主將不尊且以尋常裝束敵賊是不思古人馬且

巴山七種

放言

三五

有甲也

政化不行邪說斯起有民不教而使外夷教之是欲其變於夷也蔓延可慮當道念及否官司分職職以名官名實不符吏部應請更定今同知不得同知通判不得通判主簿典吏亦徒存其名耳至於割裂名稱省文從便猶可列入職官則未知其同知府事乎同知州事乎通判府事乎通判州事乎州同省知州判省通宜乎從九品之無品未入流之無流也

揚州田下下土塗泥漢馬臻爲會稽太守教之隄塘開閉遂成沃壤至今爲財賦之區張補山欲興西北六省水利謂知水爲民害獨不可於諸水源頭處處支分灌田乎此與陸清獻防民害而興民利之說相合蓋禹之溝洫旣不可尋水潦四流每至漂沒廬舍一興水利則水發時皆成秔稻之鄉更能於黃河上流及合黃河諸水引以灌田水勢旣分何至下流潰決況引渾水於荒鹹坑窪之處水落則不毛之地受淤積

巴山七種

放言

三六

肥皆成膏腴之壤如彭澁津等處豈非明驗至築片隄放淤入渾出清淤平之後永無築隄之費亦治河善法然於下流用力費不若於上流分勢北人不諳水利州縣官又不相度地勢多開溝渠一議興作卽誘之國帑不足豈知卽果發帑亦未必實心任事視民受水之害而不欲其收水之利何也

今先師廟前必掘泮池以古祀先聖先師於學而諸侯之學爲泮宮也豈知泮宮本於魯頌而

魯頌所謂泮宮者以其宮居泮水之上泮林者亦泮水上之林也王制僅據匪怒伊教一語指泮宮爲諸侯之學以泮爲半水並以辟雍爲天子之學轉辟爲璧解爲圓水不知辟雍太王宮名文王之樂亦名辟雍於樂辟雍鎬京辟雍同樂君德皆於學校無涉又先師廟皆有靈星門戟門尊以王者之制而又疑之於刺史講求典禮者何未議及也

太學博士湯漢轉對云今士大夫之家有子而

教之方其幼也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於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緬書爲工累牘爲富持試於鄉校以是校藝於科舉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旣壞於未仕之前氣節可想於旣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也然則南宋人

物之不如元祐蓋由於斯今日正復如此其將如之何也  
恃捐頂以給軍餉人或不捐將如之何捐班滿天下無非欲取於民民心一失又將若何止計目前而不慮及事後山以爲隱憂當事者胡弗覺也

將帥視賄賂爲保舉如何能激勵軍心督撫視賄賂爲調移如何能整飭吏治此風不革恐天下難太平也

巴山七種

放言

三八

官道置塘本古烽堠之意然煙墩不足用哨樓每居山麓似爲此者亦不識其何用武備不修匪朝伊夕時加丹堊徒爲巡閱美觀而節使絕不問及可以窺其中之所藏矣

城始於鮒授兵登陴恃女牆以爲守今城頭所謂垛子者以之蔽身卽女牆也垛中窺敵方孔古謂之睥睨重慶修城不循此制如作花牆者江津且以爲式余辯其不可董事者以改作爲難僅於城北一帶變其規制而垛子橫闊高或



不能掩頂缺口高已及肩又狹隘不能運械余  
所言方孔欲其外窠內侈可以下視並左右視  
乃惜工費鑿二三孔而止承平日久鎮將巡道  
以下數十員弁皆不能知其義又何論乎董事  
之人也

使節所至州縣經營供具惟恐獲咎而豪奴悍  
僕故作惡狀以爲需索之地慾壑未滿則借事  
激怒其主而傀儡遂爲之動抑不思我身於時  
事何濟而縱容家人凌虐州縣如此其所謂人

巴山七種

放言

三九

之無良相怨一方者乎

律載姦子婦者各斬以其內亂無人理也而例  
於黑夜圖姦子婦子婦不知何人咬傷其手以  
爲應依毆傷夫之父母本律定擬夫圖姦子婦  
倫紀已絕尙安得以夫之父論乎而猶曰倫紀  
攸關未便徑依凡人勿論是未明乎律意也姦  
已成律旣同死姦未成應得同生而乃偏重其  
罪不知爲夫之父猶以傷夫之父母定擬或白  
晝知其爲夫之父罪不應加重乎咬傷不可或

力不能拒姦則將從之乎從之死不從亦死子婦宛轉絕不得生誰使之然衆欲殺之而反倖其生人皆憐之而必致之死於理未合於情不安例之宜請改定者頗多舉此可知其概

漢昭帝時始命屯田張掖其後趙充國以屯田破降先零諸羌諸葛忠武侯北伐糧運不繼亦於渭濱分兵屯田足見屯田爲兵家善政我朝新疆多立屯政四川猺夷不時出沒亦宜設屯當事者未之計及今黔中多事乃議於交界

巴山七種

放言

四十

處置屯竊恐其地久爲民業無荒可墾反至騷擾如前明礦稅之事近聞酉陽已奉文行之不識其果善否也

韓顯宗云有罪必罰罰必當辜雖箠楚之刑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此數語如爲今日言之者安得持以獻諸朝廷也

同知通判直隸知州見知府州同州判見知州教職縣丞見知縣通用晚生帖以自謙之詞定

力不能拒姦則將從之乎從之死不從亦死子婦宛轉絕不得生誰使之然衆欲殺之而反倖其生人皆憐之而必致之死於理未合於情不安例之宜請改定者頗多舉此可知其概

漢昭帝時始命屯田張掖其後趙充國以屯田破降先零諸羌諸葛忠武侯北伐糧運不繼亦於渭濱分兵屯田足見屯田爲兵家善政我

朝新疆多立屯政四川猺夷不時出沒亦宜設屯當事者未之計及今黔中多事乃議於交界

巴山七種

放言

四十

處置屯竊恐其地久爲民業無荒可墾反至騷擾如前明礦稅之事近聞西陽已奉文行之不識其果善否也

韓顯宗云有罪必罰罰必當辜雖箠楚之刑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此數語如爲今日言之者安得持以獻諸朝廷也

同知通判直隸知州見知府州同州判見知州教職縣丞見知縣通用晚生帖以自謙之詞定

與其三代諱同者許自陳改授他官謂之寄理  
蓋祖父之名子孫所不忍道迴避私諱亦孝治  
天下之意明代始創此律今功令世祖  
以上廟諱皆不敬避與太祖以下均  
載忌辰何以相合士大夫惟旗人忌犯家諱否  
則道其祖父之名而不之覺所以絕無入門問  
諱之事也

今軍中奮勇殺賊者賜號巴圖魯各冠二

字如健勇果勇之類與元賜號拔都魯無異不

巴山七種放言四二

過上二字譯文不同耳然元時漢人賜號拔都  
魯者惟史天澤張宏範二人今則累累不勝俁  
指顧名思義恐自愧者不少也

李鳴復疏政府曠日不聞實政徒事虛文設若  
邊庭有警將見計無所出案吏奉行文書不過  
飛一紙密劄合用心陔備不得縱容一人一騎  
過界耳望陛下詢問兩府大臣禮文揖遜可以  
却胡騎未也蓋亦速圖其所甚急安坐拱默可  
以強國勢未也蓋亦力行其所不逮讀此能無

爲時事感嘆鳴復當理宗朝言蜀事疏屢上而皆不行君子不獨爲之愁其遇也

范仲淹疏乞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令大臣同書一奏內於御前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魏了翁請詔誥京襄兩淮諸帥何所可以處降附何策可以安反側各任其責條上有不如言致生他變則請身任其咎此皆余自保法也或謂自保亦屬無益豈人人皆愍不畏死耶况非勉強之耶

巴山七種

放言

四三

鄂羅斯居蒙古之北其地東與黑龍江連界而其都在散丕特里普爾斯科當伊犁之西北康熙二十八年大臣索額圖等與之定市於喀爾喀東部之庫倫雍正五年喀爾喀親王策凌與改定市於恰克圖嘉慶十年女汗之子嗣位遣使議禮不合而返未嘗一通表貢道光閒與英吉利爭印度地互相攻擊不知何由和好並連合米利堅佛蘭西同索海岸埠頭今天津江浙閩廣沿海四國各有埠頭各有夷目主事以收

中國之利而英吉利夷船兩至漢口且溯江及重慶以上腹地之內容其出入往來自古和戎未聞有此也

將帥出征所居無常曰幕府曰轅門皆實有之今文職自直隸廳州以上官署大門外東西各樹木柵題曰轅門凡官延治事之人皆稱幕友是又不論文武大小官署皆可稱幕府矣余謂將軍都統督撫提鎮稱幕府轅門雖未出征尚屬相稱餘則未免不倫其始大抵自媚悅上官

巴山七種

放言

四四

者爲之不但僭越又並不思其義矣高皇帝以甲十三領開基今披甲人徒有其名無所謂甲會典知州知縣皆有盛鎧今惟督撫有之霜降迎神陳於綵亭以儀仗鼓吹前導一路隊伍嚴整然第飾一時之美觀耳案卷存房不登簿記以入交代無怪有藏匿舊卷抽換卷宗諸弊州縣官何以念不及此補服取補裘之義何可加諸婦人今品官命婦不遵朝制而概用補服相習不察士大夫亦

竟夢夢也  
鹽鐵論言匈奴之俗畧於文而敏於事鄧肅言  
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今上司下札連篇  
累牘畧視數語已得其意州縣申詳於上亦然  
何不刪其蕃蕪而必欲多費筆墨耶

今制武職不准乘轎與劉宋尚書郎乘馬爲御  
史所彈事相對中國騎馬始於趙武靈王胡服  
騎射李廣解鞍憩息馬援據鞍顧盼馬本軍中  
所乘然唐鑾輿出幸左右侍臣皆朝服乘馬宋

巴山七種

放言

四五

郊祀大禮天子駕玉輅王公百辟皆法服騎從  
元明文職亦多騎馬我朝冠服尤便於騎馬  
大臣有賜紫禁城騎馬者今州縣請領役  
食尚開馬夫名目而武職偏喜違制盜賊未平  
醜肉易生卽此可知今日之人心矣

宋彭汝礪論縣令狀邑有大小循名次授之則  
不才者往往往誤當煩劇難治之寄而有能者或  
置於寬閒無事之地云云今內選外補必論資  
序外定章程年滿更替徒擇善地置其親私

國計民生全不在念天下之所以亂也。翰林院教習庶吉士不教以經國大猷而但課其詩賦大考列名一等不數年可望卿貳其外放府道游升至督撫者糾吏則不諳其職理治兵則不達於機權一旦有事以爲十室欽差大臣妄自尊大不知延攬智勇如之何其不償事辱國也。

聖祖諭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咸豐八年四月英吉利各國夷酋同在天津二閣

巴山七種

放言

四六

臣出京與之相見極形倨慢捧出彼國勅書金碧輝煌以爲誇耀而矣中國奉使之入毫無憑據要請數十條內有江路通商自漢口以下任設馬頭各要隘設領事官及京師設立夷館傳天主教二條。廷議言江路通商十害京師立夷館八害然但言其害而無法以制其害何不奏請頒發騰黃激厲沿海士民自今絕外夷通商凡夷船能到之處民徙其居避礮整飭團練待其上岸及入內河齊心截擊計功論賞外



得夷舶任分其貲貨糧船兵船商船漁船概令  
退入內河不准一船入海敢送飲食上夷舶者  
擊沈其船並請於江浙設海防總督提調沿海  
團練一切均照魏源籌海四篇辦理如此則不  
費兵餉可使各夷酋自相怨詈自相攻擊而終  
於俯首恭順徒避之說最爲要著識兵機者應  
不以爲勞民也

巴山七種

放言

四七

歲奏一人武官橫行以上歲奏一人諸同副使  
以上三歲奏一人旁及疎從賞濫官冗不但門  
蔭充斥人才難進祿俸亦苦不給我朝遇大  
慶典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乃得蔭其  
子孫一官世襲公侯至七品監生惟食世俸得  
官爲難近日議卹太濫恐將來世俸亦或不給  
持國計者似未慮及之也  
宋有縣令復設知縣蓋有人分任賦稅刑獄盜  
賊各事乃能專意教養今歸其權於知縣一人

而丞簿檢典無所事事有謂其官皆可裁省並  
謂有知府不必復有巡道者豈知巡道果能盡  
職則舉劾無私州縣皆得其人何患一道不治  
官之可裁者在內而不在外如翰林院可并詹  
事府刑部可并大理寺兵部可并太僕寺禮部  
可并鴻臚寺太常寺此真杜佑所謂二咎錄  
伯夷四伯罔者也

唐武后欲收人心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  
才然譟責甚嚴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陸贄

巴山七種

放言

四八

謂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  
得人之資今人員擁擠其中豈無才能之士任  
督撫者無論科甲捐班日見數人使各言其所  
能委用試之果有才能即行題補奇才異能則  
加之保薦能者進不能者退誰敢相怨而何必  
按次委用以循調濟章程耶  
民風之壞壞於士習士習之壞壞於專意文藝  
經史但擬詞華不求義旨自隋唐以來祖習既  
深忠義廉節不入於心倖進求榮恬不知恥試

場之內百弊叢生亦勢使之然雖加以極刑何能遽止蓋父師之訓勉公卿之期望止於科第古之造士選士如是乎唐楊綰請使縣令察知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薦之於州刺史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送名於省間以經義并策問古今治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定爲上第中第下第罷歸庶使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云云果能仿而行之世道人心不難轉變或言以孝

巴山七種

放言

四九

悌舉人人將作僞然僞於實行終勝僞於虛文但今人皆以虛文入仕必以爲不可行耳云云學以教士今府廳州縣有學之名而無學舍然無不有書院使慎行好學之士居之瞻養教導視其器能分科講習有用之學而以忠義廉節端其趨向學成分散鄉里以標人倫之則以儲選舉之才如是數年而人心風俗不爲轉移吾不信矣

顧純奏今軍機大臣惟繕寫諭旨不聞有

其參可否者各部堂官惟遵奉則例不聞有獨  
據獻替者余廣其說曰職輔導不能啓沃  
聖心洞澈古今利弊之原而惟進厥人聽聞之  
學居閣部不能分晰治理獻可替否而惟習於  
唯諾任吏舞文爲督撫不能儲餉足兵選察牧  
令而惟調停轉帛跋伏莽四起任將帥不能賞  
罰嚴明多謀取勝而惟飾功邀賞屈意款夷凡  
此四者皆不學無術誤國不小不此之殺而  
以無關大計之事逞私議殺閣臣當時不聞一

巴山七種

放言

五十

人論救惟冀天牖其衷一旦  
皇威震赫申  
理舊獄將喪師辱國諸臣生者明正典刑死  
者斲棺戮屍既足以快人心而眾職共舉外夷  
內賊無慮不能平服矣

三載考績三考則九載矣而后黜陟幽明足見  
古之用人必使久於其任今調濟章程州縣調  
署均於年滿卸事以故賢者不能有爲不肖者  
專務營私交代之際道途紛紛衡量其宦橐輕  
重葢督司揣缺之肥瘠委人州縣循陋規之多

寡奉上以官爲市不計民生盜賊之興原本於此唐盧懷慎云人知吏之不久不卒其教吏知遷之匪遙不究其力兩漢郡守人爲公卿蓋不遷地而爵秩已崇故其時吏治爲盛安得以此法行於今之世也

文官主武試若甚不屑而厭苦之豈知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其來已久況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而拔勇又軍中所尚較文場入股之無用者不啻天淵鳥可重彼而輕此乎

巴山七種

放言

五一

黃爵滋奏禁鴉片煙使雷令風行未見吸烟者猶能作亂殺與鬼爲鄰之人有何足惜況殺一警百所保全者甚衆而緩限一年遂致不能禁止有請開禁重稅之者不爲無見又復遲遲不行今行矣然計失稅不少矣春來謂烟草水烟可并收稅事亦可行但無補於事徒形瑣屑揭旗於竿上書奉旨其下乃抽釐二字似於國體有失也

艱鉅之投能得其緒何患不刊韓信將兵多多

益善以一難字誘之良由不得其緒耳

辟薦由於知其賢能資序則不論賢能矣任人不用賢能而惟僥倖無事焉乎能長治也

凡大意見不洽各有所偏尚不足怪若事理既確而人不信從必其識見不逮夏蟲不可語冰在平日猶無關於得失當賊勢漸逼而人心不一殊屬可危安得英雄所見畧同輯和上下使聲威遠播阻賊西竄之志也

談時事者皆苦於軍餉不繼兵不用命余則以

巴山七種

放言

五二

爲苦無人才苟有人才二者俱不足慮况

上諭數行可平內賊贍黃數十紙可拒外夷並無須乎調兵籌餉耶人無遠畧精神智慮不出身世之交聞此鮮不驚爲大易豈知變通今古得其要道實有不難者在無如聰明錮蔽雖與之言亦不能解自古士不遇時孔子之不爲東周孟子之反手于齊皆可謂之狂言也

督蜀近兩年不能練團訂數百萬團勇數十萬使邊圉周固足衛民生有愧兵部尚書不能選

建循吏劾汰庸才使牧令皆得其人有愧都察院右都御史惟迎來送往州縣不被其累可稱清節然亦爲婦不能事翁姑撫幼子而徒以不失節自解耳賦其下庸賦元忠三不六之實士大夫誰不讀論語然知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等語似都未解駝驚名利昧於聖言蓋不知讀書原以用世耳

今日州縣官惟小心奉令承教一遇賊警除稟

巴山七種

放言

五三

請調兵禁止百姓移家外別無長策抑知今之兵勇皆不足恃不准移家出城匪惟種怨且易食盡變生合城屠戮官得恤蔭數十萬生靈何辜乎

軍需孔亟非奉批不敢動用公項且慮事後不能報銷可以知其才識魏元忠云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情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每念斯言使人恨恨不已

事權不屬雖聖智不能有爲

純皇帝云忌

其臣之有權者常出於中材之君若英君誼辟未嘗不假臣權以資治理而君亦未嘗失權卽此數語可知乾隆之所以盛今統兵諸帥不但權輕又多意見不合互相觀望以致賊勢日熾而僧王兩覆夷舶遂啟中外之疑總由承平日久人皆狃於習見耳

余議南漕宜免官俸軍糧折銀發給米價稍高商販自必輻輳魏默深亦云自康熙以來暹羅歲運米數十萬石接濟閩粵民食近以免稅粵

巴山七種

放言

五四

海關吏陰阻撓之故觀望不進不然且推廣於天津歲歲采買可以廣天庾之積而減東南之漕然則免其稅禁其阻撓外夷小呂宋新嘉坡葛留巴港脚諸處之米皆可以至而况內地其何必以官運耶

元元之衆不團練之爲兵勢將被脅爲賊此兩爭之道也况團練嚴密遠近必來取法聲勢聯絡賊烏敢近此荀子所謂仁人用百里之國將有千里之應者也



歷代中書省皆設於內金宣宗以州縣爲元兵殘破慮鞭長莫及於各路分設行省元名行中書省明初因之後乃改爲十三布政使司今如明制設布政使司而省之稱如故良由習傳人口未易更正然以施之文報則殊不實官吏不察何也

錄供定罪情實所在烏可改也今皆改其口供課因熟讀當堂背誦如瀉水於瓶琅琅作書聲不識慮因時上官以爲可笑否然不如是必遭

巴山七種

放言

五五

駁斥蓋部吏祇喜印板文章雖不上諭疑其雷同亦終無如之何也

史稱賊巢言賊負固其地爲巢穴非剽掠到處暫時屯聚之謂今奏報統曰賊巢是處處皆有賊巢矣一笑

獨坐一室心定明生二三人清談亦不嫌煩益以多人則闕然之中一切器物皆不能安矣今州縣署雜處數百人終日擾擾爲言乎爲私乎多一人必多一人之弊屋漏至下止之自上

何如少用家人之清其源頭也

秦漢以刀筆吏起家至公卿者甚衆今吏攢亦得議叙考職故不給以役食以其志圖出身也然多不明律例遇事草草塞責官亦不習吏事不能不延友代理至持送文件必得親信之僕才力不及而又勤不愼分委其事於僕此私人辦理公事之由事權旁落百弊叢生所謂親信者亦終不可親信此亦今日之世局也欲杜其弊惟責以奔走之役不准妄弄筆墨明太祖

巴山七種

放言

五六

禁中官識字我朝亦然其不可法乎

古婦女上書朝廷稱臣妾李唐公主上表稱妾李李德裕以爲宜稱某邑公主第幾女不必稱族今遇慶典公主福晉入宮行禮未聞表賀不知其自稱何如而將軍都統督撫提鎮賀表由禮部頒發儀式足昭敬謹特表文亦出禮部銜名各異而文則雷同恐觸忌諱循明初故事何異道士空格青詞臨時只填姓名也

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今士大夫不講

學術不知集益而凡事莫不自臧誤矣  
得其民斯得天下卽有人此有土註脚管子曰  
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歷代開創之初靡不以所  
得戶口多寡爲強弱且每徙民以實空虛之地  
蓋無人耕桑有土與無土同若在今日則無土  
不耕人民繁庶死於賊者以百萬計而不見其  
少無怪疆臣及地方官視爲不足惜而不思保  
民之道也

州縣官不諳民俗欲括民財以爲己功局士數

巴山七種

放言

五七

人言便遂謂民皆便之上官亦謂出於公議無  
妨施行究之民情愁若終不能行者未嘗因民  
之所利也唐高宗時吐蕃大臣言其國中議事  
常自下起因人所利而行之彼夷人也而猶知  
此哉

銀價日低由於錢少錢之少少於官鑪停卯又  
瀘局錢劣民間不行加以私鑄利燬官錢順治  
及嘉慶初精銅官版今皆寥寥隋初置錢樣於  
闕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能用此法不必嚴禁

私鑄而自無私錢矣。如或爾豈備人固自之  
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所謂棄瑕  
錄用者也。夫匠之門無棄材所謂隨才器使者  
也。然必能知人而後用人。不違其才。今天下爲  
人用之才頗多而能用人之才絕少。不知人也。  
夫巍巍大人不能知人。遂無用人之道乎。唐高  
祖至西河口詢功能。手注官秩。卽其道也。

軍興以來。州縣官募勇先挑圍隊。自衛此輩近  
官左右。習於趨蹌。應對自矢。報效有似。敢死一

巴山七種

放言

五六

且遇賊借事先逃。給口便言。官猶信其無貳。此  
與孫皓左右跳刀大呼。決爲陛下死戰。得賜便  
走者何異。然皓猶出金寶爲賜。不似今日。但賞  
功牌。遂欲人致死也。

殷法棄灰。公道者斷其手。孔子不以爲罰重。蓋  
亦民慢糾之以猛之意。今軍法雖嚴而行法從  
寬。故兵勇無不善奔。欲其不奔。惟合殺返奔者  
與殺賊同功。昔韓世忠臨淄河之戰。令曰。走者  
後隊。剿殺之。於是莫敢返顧。是前人固有行之

者也

彌利堅於新嘉坡立堅夏書院英吉利於麻六甲立英華書院皆習漢文及翻刻漢字書籍魏默深云使今日有人翻夷書刺夷事籌夷情如外夷之偵我虛實其不罪以多事甚或坐以通番者幾希余謂此與不准生員上書陳事同一自蔽其耳目西洋人最重知識中國則皆欲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

以我作官則事事探討源頭政出循吏之上以

巴山七種

放言

五九

官作我則事事拘牽故套心迷當局之中今親民之官一詞入署到處延擱遲至旬月是教之生弊也一門之內重重自蔽貪聲四布而猶自矢清廉其亦不明也已  
地勢險隘或築關牆或建毛石土礪深其壕塹不日可成邊民二十人晝夜輪守可省兵力而以兵勇分營蹊徑紛歧之處部分既定輪調近邊民團助其聲勢十日一輪就中選明白精壯

者教之武藝責令期滿撤歸時傳習團眾輪次復來防所閱其技藝生熟兵勇則於巡按營壘時籍其精壯使就帳前閱視並令自配隊伍必能彼此相顧凡兵勇務在激其忠義團民則諭以不但可保身家且能殺賊立功定以簡明賞罰信守不變賞一人而眾爲之勸殺一人而眾爲之服紀律號令可使旌旗變色其沿邊州縣宜選機警之員馳駐要隘輪調各團照前辦理訓練兩月之後民自能防然後以兵勇進攻不

巴山七種

放言

六十

然烏合之眾恩信未孚恃勇輕進恐不免蹈凌李故轍也之員馳駐要隘輪調各團照前辦理滇匪圍叙州賊數無多早行撲滅則全省蒙安各自爲防必致蔓延貽害今兵勇畏葸不前賊得從容布置倘叙州失守賊財貨益富脅從益多擾及自流井等處大夥鹽梟與歇工之人再與之合無慮不十餘萬黔賊應之土匪四起四川從此多事矣卽將來可以平定不知屠戮幾何費餉幾何當事者胡爲慮不及此夫兵合則

勢強分則勢弱川南川東皆四川境也與其各保境土何如會兵剿賊嚴飭川東鎮道及永甯道各帶兵勇迅速與省兵會剿札調遠近團民重重圍賊又各路埋伏招降以散脅從懸賞以購首逆待其食盡一鼓殲之軍需不足無論何項暫行挪用若事事惜費慮將來難以報消吾恐玉石俱焚抑不知尚有報消之日否也

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蓋始於十國之吳承平以來人抵有團之名無練之實惟湖南

巴山七種

放言

六一

批經賊蹂躪之後齊心團練賊不敢近四川自鄰省有警巴縣江津各處每團練成之丁多寡不等然使坐待賊至何若協同滅賊况藝精膽壯者往往有投效立功之意而無階上達余謂團民不奉徵調抑豈不可召募發大字簡明告示每團飛給一紙礪之以忠義誘之以功賞願應募者由團首送入城中取齊鎮道預選文武幹員統領明其約束示以恩威並約破賊時不問財物重賞之外計功保官陣亡照官兵例請

恤旗書某州某縣忠義赴省應援不出一月可  
集精銳十餘萬輻輳並進內外夾擊滅賊之速  
莫速於此其起行口糧由該州縣墊給計每程  
每名錢二百文駐兵之處糧或不繼括借富戶  
穀米給以印票事後本官等還嚴制不得劫掠  
違者梟首蓋賊滅則各團永省防費賊至則富  
戶難問身家人情所安不必慮其騷擾如此辦  
賊不過分飛嚴札而勝算可操以視奏請調兵  
鄰省及札追出省兵勇之緩不濟急者大有逕

巴山七種

政言

六一

庭之別

擊賊偶勝不足爲功而飾功邀賞多者以百數  
少亦數十名此中獻策決計衝鋒陷陣可稱智  
勇者幾人餘皆足以病民蠹國以一勝而使  
多人冒進竊謂勝不必賀敗事宜防也  
康熙時侍郎高珩請建常平倉疏云惟使侵冒  
留難有常刑饑荒考成關殿最杜奢疏云請  
勅禮臣衷古今之式定貴賤之經頒示內外違  
者題參巡方議云不實行而詭云已行是僅治



於其貌不考成而冀其有成是僅治於其名廢  
銀議云精鑄當十當百之錢賦稅及田宅價值  
民間交易必用錢然貴行之以勇守之以信歲  
考保結議云於明經取士申寓三物六行之道  
十人互保有劣行而不舉發九人同坐教官護  
庇罪坐教官提學縱容罪坐提學所言皆重核  
實後二議尤足救今時之弊也

雲南之亂始於回漢忿爭官之漢人爲漢回人  
爲回互相仇殺遂致耕耘不事劫掠成風以二

巴山七種

放言

六三

百年化內之民而遠溯二千餘年至漢千餘年  
至分隸各道之回私分黨類有若不屬本朝  
此何理也前後巡撫其地者不一顧名思義長  
作寓公曷不移駐昭通刊發大字簡要告示全  
省編貼諭知此意自今不分回漢但論順逆順  
者安分勿動逆者倡亂必誅以前各大案且緩  
辦理先飭各州縣實稟地方情形並著四鄉查  
報荒田責令就近農人承耕豐歉通以三分之  
一繳官備解軍餉立格選募死士優給衣糧嚴

責訓練得敢死三千人翦除跋扈視最強者一  
鼓殲之無慮不望風瓦解其用人無論科甲捐  
班現任候補有功能者立卽保奏庸庸無過雖  
資深亦擇廉能者代之守其忠信布以恩威如  
是半年以視功效若何奈何舉 國家西南半  
壁等諸甌脫也

